荊川先生右編

荊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八

相

論三不朽 相道　叔孫豹

劾丞相匡衡等奏 上漢成帝 補　王尊

論丞相薛宣奏 上成帝 補　涓勳

劾涓勳奏 上成帝 補　翟方進

諫丞相諸葛亮書 漢後主時 補　楊顒

規宰相魏元忠書 唐武后時　袁楚客

論輔臣不當受諸道饋遺 上德宗　陸贄

論諫諍乃大臣之任上宋仁宗　馬遵

論二府當執奏傳宣内臣轉官
上仁宗　范鎮

論宰相不進賢者爲將來之資
上仁宗　補　孫沔

辭賜金上英宗　司馬光

論宰臣辭免郊賜上神宗　司馬光

論述前後辭免恩命以辯讒謗
上神宗　富弼

論身疾踰朝政乞致仕疏上神宗　呂誨

論宰相不當關決細務 上哲宗 補 上官均
論執政自擇臺諫 上哲宗 蘇轍
戊寅上丞相書 寧宗時 真德秀
又上丞相書 真德秀
任相 卜相對 補 李克
諫以災眚切免公台 上安帝 補 陳忠
論左右丞相宜特加精簡
上唐太宗 補 劉洎
乞委宰執抄錄言動送付史館
上宋太祖 扈蒙

乞令宰相兼樞密使　上仁宗　富弼
乞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　上仁宗　范鎮
論舍人不得申請除改文字　上仁宗　王安石
乞力拒浮議終責任范仲淹等　上仁宗　歐陽脩
乞令韓琦范仲淹更任內外事　上仁宗　蔡襄
乞令韓琦居中范仲淹居外

上仁宗　歐陽脩
論宰相當擇賢而久其任　上仁宗　補　何郯
論安危之機在於命相　上仁宗　補　馬遵
乞聽兩府辭避遷官　上英宗　司馬光
論除拜大臣當審　上神宗　富弼
論除授當經二府　上神宗　蔡承禧
乞優待文彥博而勿煩以事　上哲宗　呂陶
乞許文彥博等辭避免拜　上哲宗　蘇軾

乞加張方平恩禮 上哲宗 蘇軾
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 上哲宗 曾肇
論宰相以禮去者可以復用 上哲宗 補 梁燾
議本政 上高宗 李綱
乞復用李綱 上欽宗 補 陳東

荆川先生右編卷八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相

論三不朽　　叔孫豹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

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劾丞相匡衡等奏　王尊

漢成帝初即位中書謁者令石顯徙為中太僕不復典權前顯貴幸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顯不敢言至是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司隸校尉王尊於是劾奏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

權擅勢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
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
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
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
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大失
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
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
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
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
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

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衡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帝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爲高陽會數月以病免

論丞相薛宣奏　消勳

漢成帝時北地浩商爲義渠長所捕亡長取其母係都亭下商兄弟會賓客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並力逐捕奏可司隸校尉涓勳奏

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爲職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誖逆順之理宣本

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治商所犯一家之禍

耳而宜欲專權作威乃害于[illegible]不可之大者願下中

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焉

劾消勳奏　　翟方進

漢成帝時丞相司直翟方進新視事消勳亦初拜司隸校尉不肯謁丞相御史方進乃除察勳事舉奏

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主御坐爲起在輿爲下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

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謟無常色厲內荏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詔貶勳爲昌陵令

諫丞相諸葛亮書　楊顒

漢後主時顒爲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嘗自校簿書顒諫

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牛馬雞犬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

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　亮謝之

規宰相魏元忠書　　袁楚客

唐武后時元忠爲御史大夫檢校太子左庶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袁楚客上書規之

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本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

天下無本猶樹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閒言于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朝廷一失也女有內則男有外傳豈相濫哉幕府者丈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置男職所謂長陰抑陽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朝廷二失也今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玆入道徒爲游食此朝廷三失也今倡優之輩遂授以官輕朝廷亂正法人君無私私怨害物私賞費財況私人以官乎此朝廷四失也賢者邦國之光任之致治有司選士

非賄即勢上失天心下遺人望非爲官擇吏乃爲人擇官此朝廷五失也閹豎者給宮掖掃除事古以奴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垂喪疏賢哲親近習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刁亂齊君側之人衆所畏懼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今閹豎綰青紫耗府藏此朝廷六失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皆官供夫爲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此朝廷七失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省事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如此則上下無間而均一體也今天下困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剸劍自私是

下有憂而上不恤也而吏員外置官夫人情自以員外吏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旣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此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之漸近封數夫人而令出入禁掖弄君之法紀而不禁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引鬼神執左道以惑主者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

論輔臣不當受諸道饋遺　　陸贄

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况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脩廉隅者蓋由負載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砥礪更啟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慎太過斯

謂皇明陛下處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惏之輩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貺苟或違道且猶知懲況乎公卿大臣之間方毋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觖望彌甚爲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立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陛下毎發德音數肴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犯贓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蠧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遍行凡上之

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賓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耻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長案察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斁生人天下常屯

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桑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恛怩憫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甿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常以為鞾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受賄唯有三四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汙行助成聖功矣臣

所以未敢奉詔冐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弘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耻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辯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愆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買榮忍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飭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蟊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効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

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耻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求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丘山聚釁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 夫豈樂而行

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
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
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
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
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閒遺可以通物情絜矩
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之閒蓋嘗有
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嗣位之
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黷貨
之人邇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
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疑洎大憝殲夷

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與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脩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且夫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贄幣之

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耻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乂郡國既乂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寢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狥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云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理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賄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于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況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

細稗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
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爲虞意懇詞繁伏
用慚悚謹奏

論諫諍乃大臣之任　馬遵

宗仁宗時上

臣聞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蓋左右前後承弼之任
故傳曰公卿比諫漢制國有過則三公得通議之故
平津侯不肯面折廷爭汲黯數之且曰天子置公卿
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唐太宗與
房魏王珪輩議事十數往返歸當而後已故能成太

平李絳欲論采擇一事同列李吉甫曰此此嗜慾閒事難言從他諫官上疏絳曰此難事豈可推與諫官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何事而不可論也管仲曰大臣持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害斷也然則自古諫諍乃大臣之任不獲已而後至於言責之人蓋事有本末勢有先後若大臣不能正之於未然之前而使小臣救之於已然之後其難易不侔也又况王言如絲出而漸大國令如汗下而不返乎以此見言責之難爲也且爲忠臣不若良臣用直言不如諷諫若無益事實自取空名豈愛君憂國之人哉伏惟

陛下容覆如天地照臨如日月言無不從事無不察
然猶並列臺諫以廣耳目此堯舜禹湯之用心也其
如事關近司禁防甚密先事而言或謂之輕發後時
而議則謂之已行空言雖多成效甚少有臺諫之名
無臺諫之實甚可惜也臣愚欲望陛下清閑之晏召
對執政大臣以堯舜君相戒敕之義丁寧宣諭今後
事有未便理有未安或踰祖宗之制度或失先王之
典禮並須再三執奏不得一切奉行以歸當爲限如
此則諸妖不能勝德大和可以致祥萬事不隳太平
可致臣以言事名官不以全責自歸而敢扳援大臣

者豈爲自安之計哉蓋古義如此時事當然臣言雖
輕於事甚切惟陛下財擇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論二府當執奏傳宣内臣轉官　范鎮

宋仁宗至和二年宰臣劉沆面奏德音傳宣内降其當行者自依法賞罰外餘令二府及所屬官司執奏三月入内都知任守忠等九人並遷官知諫院范鎮奏

臣伏見近降指揮令後傳宣除依得法律賞罰外餘
並仰中書樞密及所屬官司執奏今月十八日一日
之中内臣無名改轉者凡五六人俱是過恩不合法
律中書樞密院大臣並不執奏臣竊謂陛下近降指
揮可謂萬世法曾未一月而大臣輒廢不行大臣在

陛下左右號稱執政而廢法如此欲法行四方安可得哉夫天子之言出而爲令大臣廢令在法不赦伏乞明正中書樞密大臣之罪以示天下使人知陛下之法不可輕廢至和二年三月宰臣劉沆面奉德音傳宣內降其當行者自依事賞罰外餘令二府及所屬官司執奏三月入內副都知任守忠等九人並遷官故鎮上此奏時知諫院

論宰相不進賢者爲將來之資　孫沔

宋仁宗慶曆三年起居舍人陝西轉運使孫沔遇闕上奏

臣竊以直言指佞忠臣之亮誠革弊救時聖人之能

事古之士有負鈇鑕趨鼎鑊不避死亡之罪以圖主
上之心非不知愛身命保富貴自爲安逸之計所奚
取摧折之苦蓋不敢以所損之小以忘所補之大也
自祖宗有天下垂八十餘載其間正人直士未嘗以
言廢者雖時犯顏獲罪要不過黜一官使居於外不
踰年而已遷豈有若古之伏法流竄而殞絕其身者
嚮景祐已前綱紀未嘗廢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觀今
日之政以驗今日之事幾何不慟哭長歎息而後無
人爲陛下言者臣實恥之亦不敢遠引高論唯以時
之要務而陳之願少留宸聽夫州郡承風者吏也皆

猥懦老耄縣邑稟令者牧守也皆昏聵罷軟制敕方下人咸以爲不足信未踰月而數更奏請已行人咸以爲不能久又隨時而改易利權反覆民力殫竭邊鄙久師而自敝戎狄伺隙以爭長事至危而陛下以爲安人皆憂而臣下唯相目者何也由宰相多忌不能進賢者朝廷失策不能任正人之所致也先聖所以能致太平者求端方之士用諒直之人故臣之姦佞無不知民之疾苦無不聞知則隨而去之聞則擇而行之書諸史策不可備舉臣但見莊獻總政之年陛下默恭之日有王曾張知白魯宗道李迪蔡齊薛

奎以正直迭居兩府曹脩古李紘劉隨鞠詠孔道輔
以亮節更任諫垣參用才智十年之間中外無大故
然猶姦纖僥倖闇寺威福未能悉去亦不爲害景祐
以後丞相呂夷簡進當國政以承平可恃以功業可
久違黜忠言幾廢直道浸爲使相出鎭許昌以王隨
陳堯佐代其任才庸負重詭譎不協忿爭中堂取笑
多士政事寢廢即歲罷免又引張士遜冠台席本非
遠識致敗乃事戎狄始起於邊陲卒伍竊發於輦轂
含巒徒行滅燭逃遁損威失體殊無慚愧尙得三師
居第自奉執政不得人之效也豈不由丞相不進賢

者爲將來之資但用不如已者爲自固之計故陛下思當今之才無若丞相之賢復召自大名再秉鈞衡于玆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智西州將帥連敗北虜脅取無厭兵殲貨悖天下空竭刺史守宰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嗟隆盛之基忽至於此是由不能進賢退不肖爲社稷大計也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一聞詔書有泣下者丞相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弼所言陛下無不從所請陛下無不行終始顧遇而未嘗衰可謂眾朝得君一人而已

未知以何道報聖人至深至厚惟誠篤信之恩也嗚
肅常滿前誰階于此智慮未有居丞相之右者使陛
下祇有夷簡而天下無其人也設遂請老何人自代
今天下士大夫皆稱賢才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
也天下士大夫皆謂纖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庇之
也天下士大夫皆謂不才而陛下任之謂丞相不知
未之有也嗚呼天下重柄累聖相授豈可輕易哉夫
貨殖之家有至寶之物猶當謹重扃鑰非博識者不
得一觀豈可付之愚童騃吏終日戲玩不委諸地而
毀之則盜斯奪之矣昔太祖以一旅興王業太宗以

五路定天下真宗承經營之策數十年關遂至太寧何嘗不選用宰相與平章大政爲萬世業若厚之柱石身之手足手足委隧心體未有得安者柱石摧朽宮室未有得久者宰相非才天下豈有得致治者也方今北虜伺患以致壓境而取財西賊數勝以使結鄰而請和二方之情僞難知中國之興衰所繫加之民人疲弊政事擦雜此實朝廷非常之時非更章革變則不能至于治平也臣觀在位之意無巳然之見事急則錯置失宜既往則怡懌自若去歲北戎有割地之請未及境而百役暴起晝夜不息遣將郵進官

秩推轂輟衣委數十萬兵而遺之一日邀結舊好兵分勢解去無後慮將帥處於閑地不得一瞻天日之表示不復用兵何憂與進退之易也如此今又聞西賊款塞公卿忻忻日趨和平此乃緩兵息民之一事耳若因此振綱紀修廢墜任賢使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當見于今日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爲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也而丞相便謂四方已盛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敢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若薦用賢才合天下公議俾士大夫共能服其心是失之於始而得

之于終猶可寬天下萬世之責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不合已者舍之不順已者退之以柔而易制者升爲腹心以奸而可使者任爲羽翼以諂佞取人者爲君子以愚懦無識者爲長者使之在廊廟布臺閣上惑聖明下害生靈爲祖宗不許則必危爲子孫計亦未可保於終若是張禹不獨生於漢林甫復見於唐可不謹哉可不懼哉臣昔爲侍從班近清列緘默度日榮名可期何必多言以貽狂率上忤聖意皆論宰輔蓋不忍陛下受暗晦之名丞相書奸邪之迹爲後世所賤也臣又聞天子之宰相必觀立朝之本末採多

上之僉論臨大事而有守秉諒節而不回居外則有撫民之譽在內則有諍臣之風一日登庸萬方受賜落落然有大臣之器此庶幾得矣若術資次補亦承相素爲之地安肯援賢才於不次哉在陛下察之謹之况國家安危之勢在此一舉亦恐未有人爲陛下如此言之也臣見數年前有論西北事者有談兵略者謟佞之輩必羣聚而非笑之觀方今之患非言者之過也竊恐臣今日之言亦前日之事也故非押闔之辭離間之說恐士大夫有識之論也可以質於天地可以達於君親不愧于人不畏于後臣區區之心

幸觀咫尺耿有見聞不盡愚忠雖異日爲傾邪所害貶竄誅戮臣亦無悔伏望陛下念祖宗之基業奉社稷之威靈開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永信任忠良而去敗亂之㪉事克復昇平在于此日則天下幸甚

辭賜金　司馬光

宋英宗治平四年上

臣前日蒙賜金五十兩并銀合臣以所賜遐厚尋問求昭陵禮儀使范鎮知舊例所不敢當受遂具奏臣乞許令回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諭令受臣上荷恩遇至深至重螻蟻微命不足爲報愧懼流汗無所

客措然臣竊聞昔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也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為嚬笑有為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彼一敝袴猶不以與無功之人况數十兩之金乎魏太祖之為政有功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我太祖太宗之御臣亦然故能馭駕英豪光啟大業夫明主之不妄賞賜非吝之也誠以賜一無功則天下無功之人皆有徼覬之心有功之人皆懷怨望故也借使一人有功而人主賜之金無功不得其有功者必喜何則衆人不得而我獨得之

是人主知我之功者其榮多矣如是則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雖使之赴湯火猶將甘而樂之若有功者賜千金無功者亦賜千金其有功者必不悅何則彼無功而我與之均是人主待我無以異於彼也其辱深矣如是則有功者皆懷怨望誰肯竭其智力觸冒死亾以狥國家之急哉故官爵金帛者人主所以鼓舞羣情使之奔走左右而不知也然則明主愛一嚬一笑豈爲過論哉仁宗皇帝天性寬仁承宗廟餘烈府庫充實身雖節儉而好施人羣臣左右貪求恩惠賜予之例因茲寖廣府庫之積日益減耗不幸又

於五年之中再遭大喪左藏右藏奉宸等庫率皆空
竭當此之時舊例所有猶宜鐫减以救其弊況可以
例外橫賜無功之人乎昔陛下以國用不足之故永
厚陵猶遵遺制比永昭陵事今陛下賞賜羣臣之物
迺更多於永昭陵之時臣雖小人無知亦安能循此
理而自安乎此所以夙夜憂惶無以自處者也況府
庫之物迺天下萬民之物也自非有功於民者皆不
宜得之臣所以仰遵詔命堅辭賜物至于再三者非
自以飾小廉也迺欲助陛下成治道也伏望聖慈察
其誠懇依臣前奏許令將所賜金并銀合同納入庫

論宰臣辭免郊賜　　司馬光

宋神宗熙寧元年上

臣伏覩宰臣曾公亮等奏以河朔菑沴調用繁冗欲望將來大禮畢兩府臣寮更不賜銀絹奉聖旨送學士院取旨議者或以爲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國而於待遇大臣之禮太薄頗爲傷體臣愚竊以爲不然古者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爲出固不可於饑饉之時守豐登之法也是故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明君臣上下皆當深自貶損以救民急也臣竊惟國家帑藏

素已空虛重以今歲河北之地災害特甚鄉者自慶曆之末河決商胡民田雖傷官倉無損而河北父子相食饑殍蔽野今河決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蕩爲糞壤繼以霖雨倉粟腐朽軍食寡乏何暇及民冬春之交民必大困甚於慶曆之時國家豈可坐而視之不加賑救乎況復城櫓須修河防應塞百役並興所費不貲當此之際朝廷上下安得不同心恊力痛加裁損以狥一方之急凡宣布惠澤則宜以在下爲先樽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爲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於貴者近者則疎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爲

臣有大勳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何爲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賞臣竊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賞賜無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應裁減況其自辭裁之何損乎儻若但務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損乘輿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大爲削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減無多虧傷大臣非所以養賢欲裁損羣下滓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悅恐致生事非所以安衆如此則是國用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涸竭窮極然後止也且君子之所尚者義也小人之所徇者

利也爲國若當以義褒君子以利悅小人今大臣以
災害之故辭錫賚以佐百姓之急義之可褒者也陛
下從而聽之乃所以爲厚非所以爲薄也雖然兩府
銀絹止於三萬匹兩未足以救今日之災又國家舊
制每遇郊禋大賚四海下逮行伍無不霑洽不可於
公卿大夫全無賜予臣愚以爲文臣自大兩省以上
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將
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佗年豐稔自依舊制其
文武朝臣以下一切更不減似爲酌中臣亦知此物
未能富國誠冀國家因此漸思減損其餘浮費自今

日爲始耳臣素愚戇識慮膚淺所言者皆目前之實狀非奇偉之高論也伏望陛下更賜裁察若果有可依乞斷自聖志勿爲衆言所移則天下幸甚

論述前後辭免恩命以辯讒謗　富弼

宋神宗熙寧二年同平章事富弼上

臣有不合自陳而須至冒犯誅戮陳於冕旒之前者蓋事不獲已也伏望聖慈寛其罪戾使得畢其誠不勝大幸臣近日方知有人聞于陛下曰富某本無病乃托疾避事又曰所患已愈必不復起自謂仁宗舊相不欲更在朝廷其詞意痛害深切大抵云云皆此

類也事是臣傳聞未知虛的假使的然有之臣仰認
陛下知臣之深終必不信然臣倉皇恐駭自無容措
之地或對案不食或通夕不寢不知身世之所在此
讒者固亦無他只因臣久患足疾累辭陛下恩寵不
喜臣者緣而造作謗毀必欲陷臣於不測之罪也臣
之有病無病及所患愈與未愈累曾披瀝更不叙述
今直具臣歷事三朝垂四十載前後皆有避恩辭寵
之迹不只今日輒敢昧死陳露上煩天聽此所謂不
合自陳而須至陳之蓋不獲已者也臣於仁宗天聖
末初忝名第自絳州通判回召試館職臣以不善作

賦尋會免試只求外任朝廷特令試以策論自後登
制科人遂以爲例慶曆二年契丹以嫚書遣使欲復
關南舊地朝廷差臣報聘其時初知制誥兩次於北
界往來其契丹自要割地朝廷自許和親二事皆行
罷議只添歲與之物還時朝廷便議行賞臣累曾面
告仁宗臣昨奉使只爲邊防久廢武備是致於虜帳
前不敢以死力爭深恐激起干戈朝廷全無枝梧大
成邊患遂且量增金帛以爲疑兵之計爾即未是久
長之策臣不足爲功乞不行賞臣若受賞乃是臣安
穩朝廷之心他日契丹復有渝盟必誤國家大計是

因臣受賞而致也惟望朝廷急修武備急選將帥使其有隙因而弔伐以雪今日邀盟之恥仁宗不納須欲與臣推恩初授臣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累表辭之數月又授臣翰林學士亦累表辭之其時已有數人近侍臣察妄拈他事譏臣奉使不了乞斬於都市次年三月中又與賈昌朝並命昌朝以館伴授參知政事臣以奉使授樞密副使臣力持前說累章懇辭而罷至七月再授臣樞密副使臣更不曾上章直攜所降綸誥上殿又叙前懇面辭仁宗從之遣中使送綸誥於中書而罷臣恐恩命未已因累乞外任案

允八月中復授臣樞密副使臣亦欲携綸誥上殿面懇是日適會西人朝辭已班于紫宸殿仁宗尚坐垂拱急傳宣云只候卿入密院班即駕過紫宸累遣都知御藥院及諸中使督迫推擁臣為紫宸立班多時及久滯聖駕不得已且赴密院班方伏西人辭訖班退再求上殿求免傳宣不許遂徑詣中書復陳除授未便之理宰相章得象晏殊謂臣曰曾看綸誥否臣對以既不敢受此恩命即綸誥亦未敢觀覽得象等復曰前日進入勑誥上次日歸朝傳宣諭得象等曰富某堅不肯以奉使為功云恐久遠誤事今來誥詞

中尚說奉使必又不受不如更不叙此一節但只作朝廷特命必然難辭今詰中已落下奉使一事但請觀之、臣退而展讀誠如得象等所說臣知必不可辭遂勉而受之然自此讒言愈起日甚一日其所讒者盡是竊弄威權惑亂朝廷謂臣欲謀廢立以至使其黨學臣等三兩人所書字體僞寫作臣與宰往復簡帖商量廢立之事又別使人繳進此所以取仁宗必信之謀也臣其時恐懼如坐燃薪之上自亦不敢安于其位若便求退必亦不許遂與參知政事范仲淹竊議云吾輩上爲朝廷盡忠竭節而爲羣讒陷害如此

深切未顧一身性命各且保取家族但求得一事出
去避此謗謂他輩得進則自然消息仲淹深以爲然
臣即因保州軍亂乃堅乞得河北宣撫仲淹亦得宣
撫河東陝西兩路遂各出使約數月果然仲淹就知
邠州臣就差知鄆州兼西路安撫使相次會臣一相
識秘閣校理石介病死於兗州又有人讒臣怨望朝
廷石介詐死却是富某客使入北虜結連起兵富某
欲以安撫司一路兵用之則朝廷危即日遂罷臣安
撫使在鄆州逾二年移臣知青州亦兼東路安撫使
讒者自知北兵無驗又別讒臣云北虜結連不起富

萼却遣石介往登萊州結連金坑無賴凶惡數萬人
欲舉兵爲辭朝廷以至京東遣本路監司相度擬發屍
介墓以觀其死之虛的兼當時所遣之官至今猶有
在者所造終無成而罷又之河北水災其流民盡來
京東界內臣青州安撫部下尤多朝廷以臣粗曾安
輯遂以爲勞授臣禮部侍郎臣以此事是安撫使本
職累上章辭懇不拜不久齊州兩營禁兵謀叛欲應
貝州城下有隔路客來告臣且云竊發有日其時適
會一中使張從訓來青州幹當臣以事急遂權牒本
官及密牒齊州尋皆捕獲推究斬配百人朝廷又以

爲勞再授臣禮部侍郎臣復用前懇累上章不拜在中書爲首相丁母憂歸西京持服仁宗五遣中貴人及御藥院使詔臣起復臣每次瀝懇不拜願滿三年之制終免起復之行英宗朝臣作樞密使以足疾假滿求解樞職凡二十餘章始遂所請乃除授右僕射使相判河陽臣以恩澤太厚又上八章方只減罷僕射而使相依舊洎至河陽踰年陛下已即位臣又累表乞免使相伏蒙聖慈曲賜允許又蒙兩次授臣集禧觀使欲令且在左右陛下此意於臣尤爲優絕臣以久病及事體未便瀝懇辭免皆蒙矜允各許歸藩

此以上所陳辭避三朝恩寵並是辭而得允者方敢敘述其不得允者即更不敢備載今朝廷諸司盡有當時行遣照據臣私家亦有當時所上章表粗存不敢輙有一語妄以增損上惑天聽也陛下試觀臣上項所陳乃見臣前後重疊辭免官職自有本末不獨只於陛下今日意懷狂狷而屢有辭避煩瀆聖明也夫富貴者人之所欲臣至為庸淺本亦好富貴喜功名其如事有無可柰何而須當辭者遂辭之即不是樂處貧賤而甘在人下也所以前後辭免恩命不是無名蓋各有所為皆出於無可柰何或以已所不能

而辭或以夷夏事理不便恐誤國家大計而辭或避
讒解禍以出使爲名而辭或以幹本職公事不足爲
勞而辭或以丁憂去官不當起復而辭或以久病在
告不能供職而辭或以恩澤太厚而辭或以病守閑
郡不敢坐享高官重祿而辭或以所患未能趨朝及
於事體未安而辭皆出於無可柰何而必當辭之者
也在中外之人則謂臣所辭皆以爲允其如不喜臣
者甚以爲非又恐臣粗得虛名異時復用所以常自
有心及使其朋類依約影響架造讒謗大則欲臣陷
於死禍小則欲臣永廢不用臣每靜思生平未嘗有

一事復人之讐立朝惟務包容含忍且欲共成國家
之務而讒人所以不容臣者無他只是忌前好勝不
欲臣有寸長片善在己之上又臣爲相日憸佞險惡
小人多不得進以此臣所以常被傾而側目相視也
臣每觀書傳見從古以來君臣之間無不慮讒人之
爲患也尚書舜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注謂驚動
我衆人也毛詩采葛篇曰一日不見如三歲兮注謂
臣下懼讒一日不見君如三年也又采苓篇曰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注謂爲善者謗訕之人欲使捨而服
退也又青蠅篇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

四國注謂蝿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讒人變
亂善惡也又巷伯篇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
食投畀有北注謂曰北方沍寒而不毛疏謂欲凍死
之也又曰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注謂欲昊天制其罪
也又十月篇曰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
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外又有浸潤媒孽翕訾
交鬬鑠金銷骨投杼掇蜂如此等語極多不可悉數
以至周孔大聖荀孟大賢尚不能免臣本何人而望
免夫讒舌謗口之毀不亦難乎所賴者二朝聖人察
臣愚短本無他腸力賜主張而保全之也在陛下垂

眷老臣尤爲深篤臣所恨病患未能便就死地上報
聖恩萬分之一近日又蒙聖慈專遣中使押賜國醫
診視調理恩寵專厚自此臣恐不喜者愈生怫疾而
讒譖益至也雖陛下天縱明聖洞見忠邪老病孤危
之臣必保首領其如臣心自不安竊恐以憂死與其
驚憂而死不若死於國事又緣未能捨杖亦未免用
人扶策行步拜起尚甚艱梗所以未敢受京師差遣
如觀使者以此故也若陛下且欲驅策即乞一近下
路分扶病宣力所貴在外任出處自便管事之餘不
妨将養衰羸也昔孫臏刖足猶立戰功葛亮輿尸尚

能走敵臣之才力固不逮二子然且當竭盡駑蹇以免避事之謗爾俟臣疾體平復路分中或無敗事即別聽陛下任使亦未爲晩犬馬之懇惟聖情裁照

論身疾喻朝政乞致仕疏　呂誨

宋神宗熙寧四年時呂誨提舉崇福宮以疾求致仕曰

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祗憚偏僻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柰何雖臣一身之微固未足惜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

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因年而還政

論宰相不當關決細務　上官均

宋哲宗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上

臣聞朝廷設官分職所以治事位有高卑則事有煩簡事有煩簡則心有勞逸位尊者宜逸不逸則不足以謀天下之大務位卑者宜勞不勞則不足以理天下之庶事夫宰相之職弼諧人主運旋樞極其視百官位尊任重天下之事無所不總然而所該者衆則力有不逮致詳於小則大有不及此勢之必然也昔漢陳平爲丞相文帝問以決獄錢穀之數陳平以爲

嘗責廷尉內史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四時下遂
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
各得其職此可謂知宰相職任矣唐太宗嘗謂房喬
曰公爲僕射助朕廣耳目訪賢才比聞閱視訟牒日
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
此言宰相不當親細務也臣切見比年左右僕射每
至都省閱視訴牒多及百餘少不下三五十又省吏
呈稟文書與夫常行細事不知其幾方陛下臨御之
初講修百度左右大臣所宜虛心盡謀重正綱紀以
副陛下求治之意今則視聽分於訴牒智慮勞于細

務臣切恐政教之大要生民之大利病人才之能否

禦戎之謀術繫天下之安危治亂者有不暇深思而

詳講將有偏弊不舉之處臣切爲陛下惜之今之左

右二丞與夫六曹尚書其於謀王體斷國論分領列

部委寄選任不爲不重臣欲乞以省中事類分輕重

某事爲關尚書某事爲關二丞某事爲關僕射尚書

可以覽决者不必關二丞二丞可以决者不必關僕

射如是則位愈高者任愈大任愈大者事愈簡事愈

簡者心愈逸事簡心逸則天下之大務得以熟慮而

詳究長策遠馭建萬世之基業較省覽訴牒勞心細

務利之小大固相遠矣

論執政自擇臺諫

宋哲宗時上　　蘇轍

臣聞書稱堯舜之德曰明四目達四聰蓋人君居高宅深其勢易與臣下隔絕若不務廣耳目則不聞外事無以預知禍福之原臣不敢復論前代請陳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臺諫更迭進見內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禀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為上耳目者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自今太皇太后陛

下皇帝陛下垂簾以來每事謹重羣臣對於前者惟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是非可否既決於執政陛下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三員諫官二員其間非執政私人特出聖意所用者又不過一二人孔子有言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陛下試取此五人言行之實而諦聽之則其邪正向背既可見也漢成之世王鳳用事羣臣莫敢盡言唯劉向王章力言其惡無顧避皆爲鳳所不喜言卒不用或繼以死而鳳推薦其門人如杜欽谷永之流使上封論事欽等所言

皆掩蔽鳳短專攻帝失由此此直言不聞漢以不競今陛下深處帷幄耳目至少唯有臺諫數人若又聽執政得自選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臣恐天下安危大計無由得達於前而朝廷之勢殆矣惟陛下留神省察無忽臣言則社稷之福也

戊寅上丞相書　　真德秀

宋寧宗嘉定十一年江東轉運副使德秀上史彌遠

丞相膺非常之知居甚重之寄當以古人相業自勉而不當以近世之相業自居古之人相業未可以遽數也予常反覆諸葛武侯行事而得其用心竊謂秦

漢以下一人而已故願爲丞相論之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知於明君未必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于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同類懷其恩未必無以召異已者之怨國人欽其行未必有以服夷狄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絀于後世之公議而侯也托以孤幼而弗疑雖劉禪之庸亦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公琰文偉諸賢盡心而爲之用雖楊儀魏延之悍戾亦皆揹軀効命而弗辭不惟器能受任者競勸以咎其知雖流徙廢放之徒亦没身懷思而弗怨不惟舉國信之當時尊之而瀘夷之約束沔陽之廟

祀至於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有不能違而況于人乎今讀侯之傳而想其爲人其事君如親待諸賢如朋友撫羣下如子弟襟懷洞然與物無間形之表奏則忠懇足以副上發之教令則感激足以動人其所存無一而非誠也至于生殺廢置雖出其手然而爵不濫于罔功刑不撓于貴勢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懲何祇小吏也其才可錄則越次而陞之馬謖上賓也其罪當誅則流涕而戮之持心之平無異衡石用法之信可質神明其所爲無一而非公也惟

誠惟公終始一致故上不求于君而君信之下不斷于人而人服之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斯言雖小可以喻大詎不信哉侯之開府也發教羣下懇懇焉以集衆思廣忠益爲心而自謂聞得失于州平也啟誨于元直受盡言于幼宰賴諫止于偉度退然自托于不能之地若無一事之不資諸人者蓋知慮之所及者易窮而是非利害之錯出者難見吾惟集衆人之知以爲知合衆人之慮以爲慮則天下之善無不在我矣何必揚眉瞬目矜自我出哉自古秉權用事者鮮不說人之賛已而惡人之議已夫以賛已者爲

忠則忠言不得進矣以議已者爲罪則已過不得聞矣而侯獨不然觀其諄諭告戒一則曰有忠于國則亮可以少過矣二則曰諸有忠慮于國者但勤攻吾之缺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蓋侯之用心主于爲國而不以其私求于濟事而不求已勝然國既安則已未有不豫其利者彼怙權諱過之人惡人之議已而不知其愛已也說人之贊已而不知其諛已也以阿意爲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以不聞過爲幸而不知其大不幸也吁此侯之所以爲不可及與

又上丞相書　　眞德秀

夫以大丞相之純誠不二澹薄寡欲始初所行皆出實意非緣飾以苟悦一時之觀聽者其於二者必能恪守初志獨恐所用者正人則憸邪者有所不便而言路四闢讒諂不得以蔽欺激之言有時而進使吾之志慮侵尋改易忽而不自知此則所當預察爾大丞相爰立之明日召三賢於遠外公論莫不謂宜而一二言事之官除職者以爲四十年來所未有向之齟齬權門者相繼收召可謂盛矣然正直之士憂深慮遠其間知大體者固能徐爲開導而強直自許者亦

或不無矯拂太甚人情將有所不堪乘不堪之情以激其不平之忿則剛勁不如軟熟違忤不如柔順其意將有時而移矣況論辨似爭爭則有不靖之形和同似黨黨則有分朋之迹昔者讒害忠良往往加以此名羣驅輩逐大抵由是夫爭有是非正人之爭以爲國也邪人之爭以爲巳也是非不辨而兩絀之可乎朋有眞僞正人之朋以同德也邪人之朋以同惡也眞僞不分而槩嫉之可乎今雖未有此事亦願大丞相謹之而巳不然則激作之言入而疑懼之心生君子小人之消長于此焉分此某之所甚畏也厲堂

之論不參之羣下爲日久矣大丞相博盡衆情弗任私智事之有關國體者必議而后行衆言雜進豈曾當理議論不一尤難適從迂者不切事情狂者不識忌諱然異同不一之中乃至當之論所從出正如玉隱于石金混于沙琢之淘之至寶乃見其可以沙石之雜而委金玉之琢乎自昔鯁切敢言者常病于過故趙中令有專權之毀韓忠獻有跋扈之劾文潞公有交結之謗三相動德嵬然曾不以是而少損當時未聞深咎言者以其職在論事不嫌過直故也若蔡若秦柄國之時則無此矣故雷德驤諸人之過直乃

所以彰三相之賢能而蔡秦之世有歌頌而無箴規不問可知爲權臣矣今士無愚智孰不知太丞相之用心其何訾議之有萬一草茆山野語言之發或失揀擇適所以增光德美陸宣公有謂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示我之能從者不惟人君當知之大臣亦不可不知也不然激作之言入而忿嫉之易生羣下相率以苟容甚非朝廷之福此又其之所畏也考之前史若唐李吉甫父子相憲武二君削平諸鎮中興王室功業甚偉然不得與房杜姚宋並稱者以容人之度未足故耳自元和初年僧孺等以

賢良等策指陳時病頗爲剴切此盡制科之常而吉甫以其議已泣愬于上旣盡逐考官僧孺諸人皆不見録朋黨之禍實基于此其后德裕繼相猜嫌愈甚一時人才互分彼此而朋黨之禍遂成更相傾軋四十餘年唐室遂以不振吉甫父子實爲之也

任卜相對　　李克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

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

諫以災眚切免公台　陳忠

漢安帝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輙切免公台忠以爲非國舊體上疏諫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

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讟日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議復欲切讓三公者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論左右丞相宜特加精簡　劉洎

唐太宗貞觀間治書侍御史劉洎上

臣聞尚書萬機實爲政本伏尋此選授任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于管轄爰至曹郎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竊位興譏伏見比來尚書省詔勑稽停文案壅滯臣誠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應彈舉無所囘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爲勳親在位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僚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嚣

誘所以郎中于奪惟事咨禀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
糾彈聞奏故事稽延按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
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
抑理勾司以案成爲事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爲
奉公莫論當否互相姑息惟事彌縫且選衆授能非
才莫舉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於懿戚元勳但宜優
其禮秩或年高及耄或積病至昏既無益于時宜當
置之以閑逸久妨賢路殊爲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
簡尚書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備
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

乞委宰執抄錄言動送付史館　扈蒙

宋太祖時上

臣嘗讀唐書見文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於殿堦螭頭之側以紀時政故文宗一朝實錄稍爲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脩日曆旋送史館近世已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内庭日曆樞密院抄錄送付史館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亦緣宰相以漏洩爲虞無因肯說史官以疎遠是隔何由得聞徒虚著撰之心難紀憂勤之德伏望今後

凡有裁制之事優䘏之恩發自宸衷合書簡冊者並委宰相及參知政事每月輪次抄錄送付史館以憑脩撰日曆所貴睿德神功歷千年而不朽嘉謨善政垂萬世以爲先

乞令宰相兼樞密使　富弼

宋仁宗康定元年知諫院富弼上

臣伏見自來兵機公事全委密院今邊鄙多故不同往時若無更張必有敗闕況事干治亂執政豈可不知文武二途自古一致臣竊觀周史宰相魏仁浦曾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

臣今欲乞依故事亦令宰相兼樞密使所貴同心協力各無猜嫌共議安邊必能集事

乞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　范鎮

宋仁宗

臣伏見周制冢宰制國用唐宰相兼鹽鐵轉運使或判戶部或判度支然則宰相制國用從古然也今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而欲陰陽和風雨時家

給人足天下不可得也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大副陛下憂勞之心此非使中書樞密大臣躬親繁務如三司使之比直欲令知一歲之計以制國用爾

論舍人不得申請除改文字　　宋仁宗　　王安石

臣等准今月八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今後舍人院不得申請改除文字切以爲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誥命爲職除改乃其職事所當參審若詞頭所批事

情不盡而不得申請則是舍人不得復行其職事而事無可否一聽執政所爲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前日具論其故冀蒙陛下省察而至今未奉指揮臣等不知陛下以爲是而不改乎將不必以爲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乎將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有所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乎爲是而不改則臣等考尋載籍以來未有欲治之世而設法蔽塞近臣議論之端如此者也不必以爲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則是陛下不復考問義理之是非一切苟

順執政大臣所爲而已也若陛下視臣等所奏未當有所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則是政已不自人主出而天下之公議廢矣此所以臣等惓惓之義不能自已者也臣等切觀陛下自近歲以來舉天下之事屬之七八大臣天下之人初亦翕然幸其有爲能救一切之弊[illegible]大臣之弱者則不敢爲陛下守法以忤諫官御史[illegible]爲持祿保位之謀大臣之強者則挾聖旨造法令[illegible]以所欲不擇義理之是非而諫官御史亦無敢忤其意者陛下方且深拱淵默兩聽其所爲而無所問安有朝廷如此而

能曠日持久而無亂者乎自古亂之所生不必君臣皆爲大惡但無至誠惻怛求治之心擇利害不審辨是非不早以小失爲無傷而不改以小善爲無補而不爲以阿諛順已爲悅而其說用以直諒逆已爲諱而其言廢積事之不當而失人心者衆矣乃所以爲亂也陛下以臣等所言爲是則宜以至誠惻怛欲治念亂之心考核大臣改脩政事誠欲改脩政事則令月八日指揮爲當先改矣若以臣等所言爲非則臣等狂瞽不知治體而誣謗朝廷政事當明加貶斥以懲妄言之罪而別選才能通達之士以補從宿臣等

受陛下之寵祿典領朝廷職事不得其守則義不得不言而朝廷以爲非也則義不敢辭貶斥伏乞詳酌早賜指揮

乞力拒浮議終責任范仲淹等　歐陽脩

宋仁宗慶曆三年知制誥知諫院歐陽脩上

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君臣致治須待同心叶力之人相與維持而君臣相得之難謂之千載一遇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

又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爾況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爾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固以朝報京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用此二人欲作何事此二人所報陛下果有何能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效陛下不宜不力主張使上不玷知人之

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銳志必不
自怠而中外大臣且憂國同心必不相忌而沮難然
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
事方能救數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損小人之怨
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讒
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
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
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
留意終始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乞令韓琦范仲淹更任內外事　蔡　襄

仁宗慶曆三年知諫院蔡襄上

臣伏見陝西路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等各除樞密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懇辭恩命朝廷再賜手詔督令赴闕臣竊料琦等必再有陳論辭免於未決之間而異同之說有三焉曰使琦仲淹偕來也曰一處乎內一處乎外也曰皆留在邊也使之偕來者此朝廷之本意蓋陛下推獨斷之明採至公之論以二人久處邊陲詳知本末致之有容思有變更將以求破賊之計耳然論者之說曰邊臣最苦者奏報文字或有稽緩或削裁 動不如意所以久無成功今得邊臣而任

之則細大可知表裏相應也用兵不勝由軍制未立無部分統轄之法若不更變未見可勝之期今得邊臣而任之可責以更變之術所以宜一處乎內也今西寇雖已請盟而戎心不可倚信琦等素習兵事上下之情通浹今盡還朝新帥鄭戩山川之險易未知軍旅之部伍未練若賊乘我機便忽有奔突必難制禦此所以宜一留於外也曰皆留在邊者此沮抑之論也惡琦仲淹者在於陛下前百般毀短之陛下必不信矣若稱其材德而言陛下不得不疑也必謂仲淹等威名已著羌戎畏甚今將去邊必有侵擾臣謂

不然仲淹作招討使羌戎旣畏其威名今在樞府正議兵謀其畏必甚矣若謂關中民情素所倚賴今旣還朝衆所失望臣又謂不然在陝西民旣倚賴今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所賴者愈大以是校之情僞甚明然或者謂二人旣宜處于內外臣以物議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謀人望則仲淹出韓琦之右處內者謀之而處外者行之故仲淹宜來琦當留邊於理甚當也其韓琦范仲淹伏乞朝廷不聽辭避各授恩命上以明陛下任賢之堅意下以協衆庻之公論也

乞令韓琦居中范仲淹居外　十　歐陽脩

宋仁宗時上

臣風聞如定等不久放還竊緣此來議論必未諧和須慮驕賊猖狂忿兵攻寇凡關邊備正要枝梧伏覩朝旨已差范仲淹田況等爲宣撫使今日風聞韓琦以仲淹已作參政欲自請行不知是否以臣愚見不若且遣仲淹速去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材識俱堪信用然仲淹於陜西軍民恩信尤爲衆所推服今若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副必能共濟大事庶免後艱若陛下以新用仲淹責其展効則且令

了此一事俟邊防稍定不兩三月自可還朝旣先弭於外虞可漸脩於闕政今邊事是目下之急不可遲緩以失事機伏望斷自宸衷遣仲淹速去以備不虞取進止

論宰相當擇賢而久其任

仁宗皇祐四年殿中侍御史知雜事何郯上　何郯

臣竊以唐虞三代成天下之治爲日曠久不敗者豈其時之易治由其君在位久歷年多爾然不唯其君在位歷年之久抑亦由任其臣專且久也虞之賢臣皐陶爲冠夏之賢臣伯益爲首舜禹任之與之始終

故能成至治湯得天下以伊尹爲輔不唯其身任之及其子孫亦任之太戊之在位其相伊陟而已高宗之中興其相傅說而已皆終其世而未嘗闕一易人焉所以能享其名周武創王業唯周召之用不唯其身用之及其後王亦用之所以能成其功漢高之取天下也以蕭何其治天下也亦以蕭何何之終繼以曹參亦不唯其身任之至于後嗣亦任之所以能大其業劉備之得蜀中晉元之得江左顧其業亦甚微矣然而能抗衡中夏延及數世者以任諸葛亮王導專久之致也唐太宗成貞觀之治非他也由其信房

杜王魏長孫之篤而致也明皇致開元之治亦非他也委姚崇宋璟之固而致也東漢李固杜喬陳蕃時君亦知其賢而用之然用之不能終爲邪險害之所以速衰危之患隋高祖平天下由其任高熲之功任之不能終以楊素承之所以無宏遠之業憲宗之平夏州破淮蜀由任杜黃裳裴度崔羣而致也任之不能終以皇甫鏄程异間之所以復有叛澳之患凡茲歷代任人之效任之不厭其久未始不致治任之不保其終未始不致亂而人君者必以是爲監則庶幾凛凛三代之際矣後漢治郡縣司倉庾皆官之輕者

然而當善其吏久而至子孫者爲美況其任天下之事而欲朝受命夕成功未之有也伏惟陛下勵精致理擇賢爲輔自始即位及今所命二府之臣已數十人以三朝所任人較之皆不若今之多也然而亟用亟罷不能持久其遠者五七年次者二三年下者又不及之唯呂夷簡在相位十數年中間兩罷而復用之李迪兩被進拜始任之數月其再也才逾年杜衍之拜甫及百日雖進退用捨聖慮所決必皆有爲然而人情見陛下始用之不聞其盡賢既退之不知其有過其謂諸臣出入二府皆其常也但官重則可以

補矣故近來仕至兩省官者人莫不皆有大用之望其望無他不過冀厚祿以溫家族假官勢以榮子孫甚者謂一歷二府得書黃紙則以爲榮此尤可惜也用二府之臣計非陛下苟用之必以其有稱天下之望者矣天下之人亦有望於諸臣焉自進用及今不累月而星變爲異以前世之事爲驗多謂于大臣不利天道幽遠災異之發固不虛應然不必在於一端也竊恐傾危之士緣以爲言或以過有災異則固當罷免或以避禍患則退自安全陛下或所持不堅一爲浮言所移諸臣又將不安其位也今之任者既不

能自固後之來者亦未必能安也若是二府無一定之任矣二府無一定之任而欲議天下之治其無日矣人君有聖明之資可樂也尚孳孳勞於求賢者亦與之圖致治之具使功業成于當年名號榮于後世爾以陛下聰明神聖之資於堯舜遠甚然在位僅三十年而政理文采未暇浸淫於漢唐之間由任大臣不久而人爲苟且之計也夫國家之弊莫大於人臣苟且況大臣乎今日任大臣者可謂弊矣伏望陛下懲既往之失而圖將來之得其於二府大臣也必知其賢然後用之既用之必使久于職焉既久矣必待

之以勿疑焉審此數端曠日歷年而責其成功人雖中材茍陛下信任之固必將勉强爲陛下宣力而講長世之謀況任得賢材而又久則堯舜之治無難及矣

論安危之機在命相

馬遵

仁宗至和元年言事御史馬遵上

臣每讀唐書見宰相崔羣對憲宗論開元天寶中事未嘗不廢卷而歎以爲知言其略曰安危存亡繫所任明皇用姚崇宋璟張九齡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

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姦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其切在明白如此豈不謂之知言乎蓋人之用舍存乎前國之安危係乎後譬猶養身常須畏疾不可以覺痛之日始為受病之辰當審之厥初也竊聞諸臣累疏乞退或慮聖慈重違其請則別須求之以付大柄今山東列郡之饑日食正陽之朔大異仍見多事可虞伏望陛下深惟三聖基業之大四海生靈之廣采中外之公議斥左右之私言鑒開元天寶之理亂戒林甫九齡之用舍安危之幾在此一舉間不容髮雖悔何追陛下擢臣冗職

之中任之以言事之責日夜惟念無以補報若煩碎迂闊之論不敢上煩天聽唯中書政本命相用人最爲急務與其後時而悔不若先事而言在職所宜雖死無恨惟陛下留神省察則天下幸甚

乞聽兩府辭避遷官　司馬光

宋英宗治平元年上

臣曾上言兩府臣僚遷官太頻恐失天下之望乞陛下聽其辭避以成其美未蒙采納臣非憎此數人嫉其遷官乃是欲全其令名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耳先帝親選聖明傳以天下今陛下乃歸功大臣臣

固知其人必不敢當也借使當日實曾贊成先帝聖意乃是欲安宗廟社稷若今日受賞則是預邀非常之福罪孰大焉然則陛下賞之是掩其盡忠之心使爲徇利之人何榮之有臣所謂欲全其令名者此也夫爵位者人主所以御羣臣之大柄也然品秩高下本皆虛名但以難得之故爲人所貴若其易得則爲人所賤譬如金玉珠璣苟或道路階庭處處有之則與瓦礫無異矣近歲以來官冗賞濫兩府大臣豈不素知今遇陛下卽政之初宜開導聖聰以懲革斯弊今陛下纂紹之際及聖體未安之時中外平寧爲兩

府之功加以厚賞則宿衛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冀望若一一稱滿其意則國家官爵賤於泥土將無以後使羣臣若抑而不與則人不自知更生觖望是始於推恩而終於聚怨也且輔佐之臣自於朞年之間連併遷官而欲禁止他人之倖進誠亦難矣臣所謂欲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者此也或者陛下以爲曹佾無功尚加之使相況輔弼大臣當國家艱難之際輸力盡瘁不可不賞臣愚以爲不然陛下所以賞曹佾者非以爲功也乃以皇太后之德至深至厚無以爲報故褒崇元舅以慰母心今

若緣此推恩次及后族次及兩府次及他人則是曾徇隨衆遷官不爲優異於皇太后之心何所慰哉然則陛下虛損盛恩而衆人皆以大例遷官何足爲喜也臣豈不知陛下欲褒賞大臣而臣區區不量其力以横議干之非身之利然爲朝廷忠謀無惜其他惟陛下察之

論除拜大臣當密　富弼

神宗初立弼判河陽除左僕射上

臣在河陽於七八月間東有人自京師來北有人自河朔來亦有南自蔡許西自陝洛來者皆云公以病

求解使相章奏頻切上將許之郤爲上盡疑今之所
府大臣復欲用公入相公既未能步趨拜起則必召
公作宮觀使且留都下以備訪問時政得失臣輒每
問之者此皆朝廷大機宜大除拜理當至密外人何
由得知來者則云此固不可得而知也臣雖聞此說
然終之不信以謂陛下必不如此既而傳聞韓琦文
彥博陳升之郭逵相次皆求罷免又非備禮並有必
去之意以至侍從及主兵之人各有去位之意其未
求去者非欲不去蓋爲求去者已多未敢有求爾雖
勉強且住誰復更肯盡心乎若後有許去者則必節

次更有人求去上撓宸衷臣續聞此說略無虛日則
臣向之不信亦成疑矣今又蒙差臣充集禧觀使盡
如兩月前四方傳來之語都無小異如何使臣不信
哉捧詔之日汗流驚駭豈有此等國機大事須令四
方人皆知四方尚知則兩府大臣安有不知者耶陛
下既如此疑貳則執政者不得不求去也臣曉夕思
惟必慮陛下微失防謹政事泄漏使人人不安各懷
疑懼而盡欲解去此田文所謂主少國疑大臣未附
百姓不信正如今日陛下之事然魏王時自然如此
今此則或恐陛下聖慮偶有未周而致其疑也致其

未附也致其不信也陛下必欲解其疑使之附而信
莫若罷臣新命推誠以待諸人必若其間有難久留
者則當徐圖去就所貴事體兩全况韓琦以下七人
盡是兩朝顧命大臣各有忠義之心豈宜輕議出處
以招天下云云之論哉臣若貪冒恩寵便爲觀使優
游輦下醫藥尤便亦無一郡之責於臣之幸天下無
比然郡有所大不便者何哉臣若遂居觀職陛下雖
都不遣中使傳宣撫問京師四方之人亦疑日有使
至也雖或遣使只是問疾而都不問及他事京師四
方之人亦疑凡百朝政皆來問臣也雖或遣使時復

問事臣都不敢答一語京師四方之人亦疑凡百朝
政臣皆刺口議論其短長也陛下試思之此三節果
能使人不疑乎臣知萬無不疑之理也若皆疑之則
今兩府八人者還有不解體者乎臣亦知萬無不解
體者也漢宋昌云公事公言之若言私王者不受私
今乃使臣於閑宮觀中靜坐竊議朝廷之政致見任
大臣一一解體是公耶是私耶臣亦知京師四方之
人不論賢不肖必皆謂之私也臣猶從陛下私竊之
愚而輒便當之則是臣如何人耶不惟取罪今世至
於千古之下亦不能逃責矣臣獲罪責於今古之人

固不足惜然於陛下爲君之道治國之體寧無所損乎臣亦知所損無大於此也伏緣天下治亂安危之際全繫天子任人當與不當若當則更繫信與不信爾齊晏子謂用賢而不信是大不祥豈可目爲常事而容易措置乎大凡罰一人衆皆懼而不敢犯則罰之賞一人衆皆悅而有所勸則賞之尋常賞罰尚須如此謹重況用捨大臣豈宜倉卒乎今陛下欲用臣一人反使衆大臣皆解體而不肯任則陛下豈宜遂其事而必行之哉夫人人情亦不難回但請陛下如臣所乞速放令臣早還本任仍更臨朝分明宣諭大臣

云朕欲一見富弼者無他只爲是先朝舊人都無周
必他既堅求辭免即却令歸河陽天下皆曰一富
弼乎吾自有諸賢倚賴無所憂慮即衆心自安何必
更敢求去乎陛下若決能用臣此說則前失尚可十
收五六若終不用臣說則大臣與侍從兵諫官往往
離心離德無術可救無事可廻即陛下更與何人共
謀國事哉惟願聖慈萬萬熟慮幸不一向堅用前意
而不務用謀大事臣又聞陛下詢訪太多聽信太雜
因而小人各有希望之心無所不說說者既衆是非
溷淆此說已行他說又奪展轉相效無有紀極陛下

所聞之事盈塞于心萬務日生何暇辨別則所行必有當否所用必有差失政無一定之論人無自保之心上下紛紜包藏禍患臣前附李從政所奏劄子正爲此也更望聖慈并此文字時賜一覽非臣之幸乃社稷生靈之幸也

論除授當經二府　蔡承禧

神宗熙寧九年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上

臣伏覩近日命趙卨爲安南招討使李憲爲之副外議紛紛皆云不自二府此非陛下擇才之明亦必與大臣商議又曰憲所陳請多不經由二府徑批[illegible]

下招討司此果有之乎是非之間臣未易以臆決風傳之事或難盡信然若無其由安得此語臣職居風憲義不可隱苟有聞見宜以悉陳臣竊以人君之職在知言以言任人既難徧用則先參驗其平日之素行又考察其今日之所能凡所行所能已先參攷則列功日效從可類求自小官而至大吏自大吏而至大臣及夫參預政機圖回樞要任既重矣察亦至矣故古之知治之君不以疑大臣爲嘉謀以擇大臣爲重事若夫道不足以簡人君之心行不足以孚天下之衆所措乘戾所爲諂邪則數告外廷去之可也至

於使居其職而不責以所任之事使克其位而不責以所行之言內計定而外言得以轉移近習進而輔政之語得以侵奪或文符直行而不領屬於公府或論議陰進而不關决於樞廷則滅裂紀綱何莫由此諒朝廷以爲事之大者必須僉謀已令大臣詳論事之小者不欲迂滯祗使小臣開陳或患其宛轉而虛有留難或以其迫急而不暇詳閱夫王言之出尤在謹微其初小不留神其後遂爲故事某日某事稍繫政經已嘗不下二府某日某事不係國務何緣却關外司樂便疾於一時忘機微於後日一啟其漸寖難

改更況於邊庭休戚至重直命大臣者所以同安危而繫休戚者也今至煩莫若邊務至重莫若將臣而有不預焉則大臣能知其任者必皆自疑莫敢安其處矣既不敢安其處則同心同德之義虧矣大臣之罷軟者必曰勢位已極矣上已爲之而又以力爭則獲專權之咎矣大臣之不勝其任者必曰此出於聖旨我何預哉是與其能者爲自疑之端不才爲容身之地積此而往豈國家之利耶而又君逸臣勞勢自當爾主憂辱臣是皆固然未有君宵旰於上而使臣得燕安於其官主憂勞於中而使臣乃恬然於其下

也臣不必遠引古今以國朝言之章聖皇帝責謂李穆天旱如此盈車載俸於汝安乎可謂能知責輔弼之方矣太祖以王著醉於玉堂而悉逐御史此可謂責彈劾之臣矣蓋平日不侵其所職則後日可責以有成臣伏覩近世朝廷所以責臣下者至輕羣臣所以自任其責者尤鮮二府侵奪寺監之職寺監侵外任監司之職監司侵州縣之職方今之弊在所革除豈可相承上下如此則恐權綱一紊拯之則難臣欲乞除命大臣奏之外事無巨細非經二府者不得施行其乞不下兩府者悉傳以法其大臣或可疑若

不堪其任者速令罷免如二府之論或有異同陛下總覽其成裁斷其可而後行庶盡帝王容下之美大臣無諉上之咎人人自任其責君臣之間各盡其道

乞優待文彦博而勿煩以事　　呂陶

哲宗元祐元年詔起文彦博平章軍國重事

陶上

臣聞三公者上應台階下同元首表正萬邦儀刑四海不必備其官不可名以職委任之重則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為事體貌之隆則御坐為起在輿為下非若六卿庶尹分曹治事而各有常責也漢世以來典章因革與古不同乃以丞相兼三公之事至成帝

時始從何武之議特置此官光武中興孝明繼治皆勵精以親庶政然而不知稽古建官之本意不明道揆法守之事宜乃以吏事課覈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甚者有至罪斥詬辱之累君臣始終安得不戒今太師文彥博弼亮四世位冠一品才業推高於朝廷威名之敬於戎狄陛下渴見儀形特降褒詔供饋[illegible]異數優密前代莫擬深合古先聖人尊崇元老之義有大論議詢之而後可定也有大措置諮之而後可行也經筵講道接之則師範嚴矣虜使在廷見之則國體重矣若乃居以一官責以庶事則臣愚

猶以爲未安蓋三省之務參總萬目鉅至於命令機權細至於簿書期會紛紛全集日交於前而丞輔之職無所不統有一闕失責亦隨之雖彥博康寧強健材力裕然猶若閒暇而年過八十無損齋爽豈可處之以勞唯宜待之以佚且古之養老以祝噎祝鯁居其前後豈其所養之人皆至衰耄而設之蓋情之所恤者深則禮之所加者備安可因其康壯則必煩以事哉恭惟先帝考古作法更新官制以三省大臣執國之柄釐治萬務唯師傅之官久虛其位而有一人焉以四世輔弼之舊適居此職則固宜以論道經邦

責之不必累以官事庶幾上顯朝廷褒崇勳德之意不爭四海具瞻之心臣待罪言路不敢以輕賤自默陛下恕其狂瞽而裁之以義

乞許文彥博等辭避免拜　蘇軾

哲宗元祐元年上

臣近奉聖旨撰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免拜詔書又准內降指揮撰不允彥博辭避免拜批答臣謹按禮經八十拜君命一坐再拜坐所謂拜君命者傳命而拜非朝見也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威公胙曰伯父耋老無下拜公曰天威不違顏咫尺下拜登受所

謂無下拜者拜於堂上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顧錄以足疾乘車就坐疑若不拜然亦無明文君前乘車豈足爲法而馬燧延英不拜蓋是臨時優禮無令後遂不復拜之文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止於臨時傳宣不拜今來彥博公著今後免拜指麾自是朝廷優賢貴老度越古今無可議者但臣是有司合守典禮兼恐彥博公著終不敢當以臣愚見不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閔老臣眷眷不已遇其朝見間或傳宣不拜足以爲非常之恩臣忝備待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所有不允批答臣未敢撰

乞加張方平恩禮　　哲宗時上　　蘇軾

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絶識博學雄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宗皇帝眷遇至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齟齬於世然趙元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之策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又於熙寧之初首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陳其害大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于世未易悉數神宗皇帝知人之明擢爲執政會丁憂服除爲安石等不悦而方平亦不爲少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都以忠

眼不出灰心楄形與世相忘臣竊以爲國之元老歷事四朝耄期稱道爲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與方平范鎮三人而已今彥博在朝鎮亦復用方平雖老杜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貴老尊賢之意今獨置而不問有識共疑以爲闕典願因大禮之後以向者召陪祠不至特出聖意少加恩禮或遣使就問國事觀其所論必有過人臣忝備禁近不敢自外冒昧陳列戰越待罪

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　曾肇

哲宗元祐二年七月罷門下侍郎韓維肇上

臣前月輒違詔命妄陳所見退省僭冒恭俟刑誅不謂陛下赦其狂愚特賜詔札委曲誨諭如父訓子臣豈不知從命順指爲得理逆命忤旨爲有罪然臣一門之内世受國恩陛下擢臣備位近侍保全長育德澤深厚臣儻貪於承命懷不盡之心致天下之論謂陛下聽決萬機三年下此辨別忠邪賞罰功罪無不曲當而獨於此有過舉之累則臣之負國罪何可逃臣之報君義將安在此臣所以不避萬死之責須寫肺肝冀有補於萬一也臣前奏乞令韓維指陳范百祿所爲不正非欲令維與百祿較是非止欲以維

之欺君不欺君爾若維所陳皆中百祿之病則是維爲執政敢爲朝廷別白邪正是非眞得大臣之體雖案牘不具出於口奏豈可謂之欺哉若維所陳皆失事實則其欺君罔上事理灼然明正典刑人心自服葢執政大臣叅預國論其於論議臧否人物不一一須形文字但顧所言當與不當推而行之人心服與不服爾豈以一無文字便謂之欺唯是百官有司有所陳列須具劄子奏狀自達非如執政大臣朝夕進見故不得不然也古者坐而論道謂之三公豈以具案牘爲事哉今陛下責維徒口奏而已遂謂有欺君

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謂陛下以疑似之罪而逐大臣恐於陛下盛德不爲無損也執政大臣自此以維爲戒無敢開口議論臧否人物君臣上下更爲形迹恐非陛下赤心以待大臣之誼亦非大臣展布四體以事陛下之道也夫執政大臣天子之所禮貌所以共安危治亂者也古人謂人主之尊如堂羣臣如陛陛廉遠地則堂高又言二千石尊重難犯乃能使下夫二千石蓋一郡守爾猶不可輕易去之況陛下左右執政之臣有堂陛之勢臣受陛下厚恩食朝廷重祿豈私一韓維以負陛下然臣惓惓不能自

已者爲朝廷惜進退大臣之體爾伏望陛下察臣心澄神熟慮倘蒙採錄乞如前奏施行所有誥辭未敢脩撰

論宰相以禮去者可以復用　梁燾

哲宗元祐五年御史中丞梁燾上

臣伏見陛下眷遇大臣極其恩禮不忍聞其過惡輕奪其位使傷其進退之名所以委曲容覆眞有天地之賜爲大臣者何以副陛下之深仁乎祖宗之時宰相率二三年以禮去今宰相率二三年以罪去禮去者顧義重雖有功而必去罪去者顧利重非有罪則

不去以禮去者可以復用以罪去者不可以再來蓋
祖宗之大臣皆以名節自重一舉動必存大體必副
人望不敢專寵祿以自愛不敢挾權勢以自強日思
以得罪爲憂以妨賢爲懼故率三二年自引避位朝
廷褒答自有恩數其優者爲使相其次猶須超進數
官爲大學士其在位也名益重望益高眷益厚一旦
復用則中外之民莫不以爲宜皆爲朝廷助喜此所
以朝廷重也其間亦時有貪鄙之人當去而不去以
固位戀祿清議已不容矣以之招致人言暴著過惡
從而罷遣之殆不過一諫官一御史論之則已不能

安矣如臺諫合攻連擊者衆則終身不得復用故以禮去者多以罪去者少大臣既已法小臣從而廉士大夫化之皆磨勵振絜以節槩相高風俗純美由此道也比年以來大臣皆以竊祿偷安爲計寖以成風雖有大過猶巧自掩蓋恐其失位一二人言之不知求去臺諫官共言之又不肯去至于紛紛不已上不能止其言竟出其章疏然後請退聖恩乃聽之公議爲之鄙薄私友爲之歎惜喪其節守敗其名譽冒其過咎終以跡絕朝廷雖以乏人而欲用之疑其姦心之不測畏其清議之不容卒不敢用既以有罪不可

復用必用其以次者安得人材衆多而爲用乎朝廷將無人可用矣此不可不思也祖宗之時輔相之材非不多也然而進者必以其賢退者必以其禮去而復來所以用之不足也臣近嘗建言乞陛下許呂大防以自請罷去相位者正爲如此若蒙陛下許呂大防令以禮去不唯大防得其進退之道且掩覆其罪狀不爲臣言之所指摘不爲公議之所不容使之養望於外它日用之必無敢議者設有議者其跡以無罪而去陛下主張之無累知人之明矣是於大防其有天地之賜足稱陛下眷禮之本意非獨以安大防

也又以示後來之人皆思以禮去位而漸以名節自
重如祖宗之大臣也朝廷由是尊矣伏望聖慈以安
危爲計治亂爲念以養大臣之廉恥爲意以勵搢紳
之廉隅爲術保全大防今日之去存全大防它日之
用競謝旱烈之譴銷厭愁怨之氣上敬天道下慰民
心中不失君臣之恩一舉而三善得豈不美歟伏惟
聖神采納天下幸甚

議本政　　　李綱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李綱至行在因辭相位
不許乃疏陳十事其八謂政歸中書則朝廷
尊故議本政曰

臣竊以朝廷天下之本也政事法度於是乎出故中書進擬門下審駁尚書奉行皆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稟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於朝廷之尊卑而朝廷之尊卑係於宰相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乎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爲相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己出故能削平僭僞號爲中興然則宗雖

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宦恩倖女謁皆得以干與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以為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臣愚誠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信任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耻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乞復用李綱上欽宗　陳東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妬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

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戴以爲社稷之主也而在廷
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
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
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
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
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
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綱
任而未專斥時中而未去復相邦彥復相邦昌自餘
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
勿疑乎今又聞復罷李綱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

此必爲邦彥等擠陷綦纎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邪虐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臣等闇纎比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彥等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纎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　未足爲喜而小挫亦豈足爲辱況示怯示強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彥時中等晝勸陛下他幸茲豈誠爲陛下計蓋時中邦彥等初見事有警急欲自保全各以差除親黨旋領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身爲大臣不能以一家殉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自逃遁以保妻孥自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

群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閧然騷動弗安其居至
聞群臣勸陛下他幸則中外恂恂不敢自保當時若
非綱爲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爲
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何
從復有天下賴陛下聰明不惑群議斷自聖志特從
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嘆聖
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讒謗忌
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事太上皇帝享高爵
厚祿爲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
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與北師天下皆知[illegible]

可上皇決之群臣惟鄭居中力言以為不可[illegible][illegible]而王安中者力贊王黼以遂其役邦彥等輩非不與聞此議而略不可否於其間其實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即實位遽有變亂之虞慄慄危懼不遑寧貼邦彥等並當引已歸咎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廼當此危急之際尚敢偃蹇自若持祿固位坐妨賢路又復忌嫉賢能害國大計蓋邦彥首倡講和之議又許割地挫辱國勢今欲必遂前非以逋罪咎幸綱小失因緣沮毀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特未可知若謂

虜人真欲請和則既和之後尚敢攻我京城縱兵四掠屠我畿内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乍臣乍叛變詐百出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枝梧聞陛下信任李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遂致李綱罷廢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相吊咸謂不日為虜擒矣則是陛下罷廢李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聞朝廷又欲增與騾馬等物無乃假寇兵而資盜粮乎又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艱又況河北實朝廷之根本

[illegible]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則朝廷能復都太梁乎能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都凡經藝祖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者蓋以其地控扼二虜不瞰長安纔數百里今棄太原則長安京城千里已在睥睨中朝廷又安能往都乎此祖宗所以待重兩河之地自真宗仁宗朝以來北虜蓋有割地之請矣朝廷盛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聖相守咸念祖宗艱難之功惜國家要害之地不忍棄也今陛下即政之初邦彥等便欲棄祖宗疆土不知待陛下作何等主

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後邦彦等能使虜人復不敗盟否竊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嚮矣自大梁至長安既不可都必將遷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屬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焉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耶又況保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於胡虜必遭暴露國祚長短所係非輕邦彦等恐未之耶其意不過欲紓目前之急不爲國家長短之計又不過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亦恐李綱成功之後自知前議之失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於必勝耳

邦彥等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故作驚怖之狀爭爲危急之言以恐陛下欲陛下必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不見援擢邦彥等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陛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迪者又是邦彥姻家必與群奸力排李綱以助李邦彥而在臺諫者亦多邦彥等黨與前日邦彥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翼日乃閏祭酒謝克家除諫臣司業孫覿除御史臣等在學備見此事衆心不平豈有天子欲用耳目之官而宰相大臣前期召見以收私恩其意安在想今臺諫之中鮮爲陛

下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若綱可謂孤立無助
臣等竊謂今日朝廷之上非特綱爲孤立而邦彥等
自爲身謀不肯以腹心事陛下恐陛下亦成孤立矣
可勝寒心天下共知李綱可以大用臣等請爲陛下
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
占舟船或結木栰爲避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
曾不聞一人爲君父備者亦不聞一人言及災異者
獨綱慷慨爲上言之至爲奸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
邊報初至宰執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徙
陛下方此深軫北顧之憂而左右大臣無一人[illegible]陛

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
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
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
又引兵數十萬以一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
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遽加罪乎若
以虜請和議遂欲罪綱以謝虜無乃中其反間之術
乎若曰邦彥等諸謗之故遽廢斥之無乃遭其愚弄
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在朝廷爲甚重益今日宗
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
中外之心無終爲異議所沮昔魏文侯令樂羊將而

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謗書一篋及樂羊功成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樂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主任臣之力也唐憲宗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憲宗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但論帥臣勇怯兵力強弱處置如何耳果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而裴度請身督戰卒破蔡賊史臣有言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故韓愈頌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稱中興之主正在於此惜其弗自克厥終也臣等竊願陛下遠鑒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

議之臣奮發英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等爲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援綱而相之想吳敏耿南仲不肯與李綱共事亟願速降詔行召徐處仁唐恪等置諸左右而閫外之事盡付种師道實專之内外將相之臣必肯悉心協力助陛下大有爲於天下矣臣等學校書生素與綱無半面之雅與邦彥等亦昧平生所以必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彥等豈有他哉蓋生靈之命與宗社俱存亾在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彥與不去之間耳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默默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爲未足取信願試登御樓

呼召耆老百姓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試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斥也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謹臣等以布衣之賤論及宰相大臣罪當萬死干冒天威不勝俯伏